

WO DE NING BO WO DE JIA

# 我的宁波，我的家

——“新宁波人”征文优秀作品选

主编：李浙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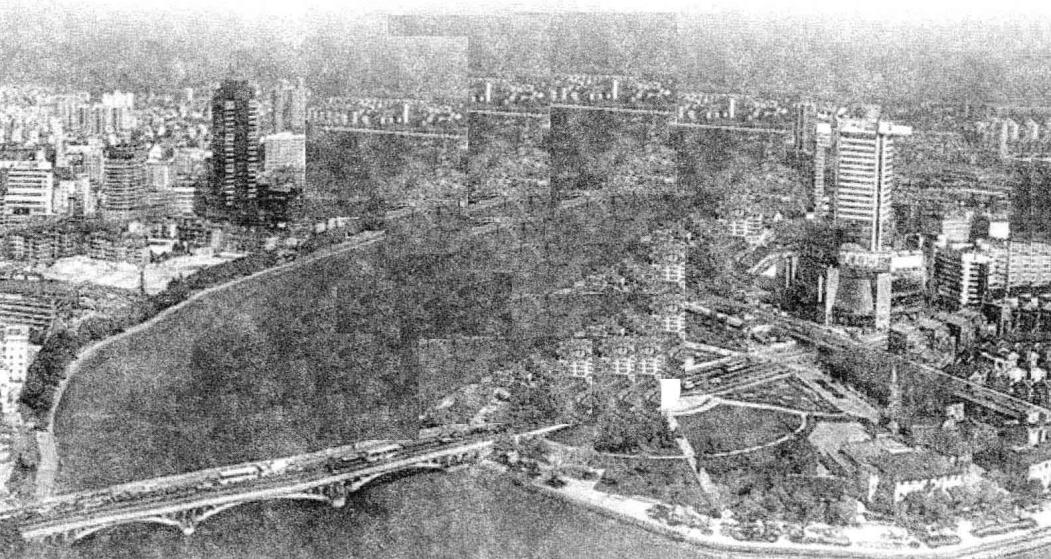
中国文联出版社

WO DE NING BO WO DE JIA

# 我的宁波，我的家

——“新宁波人”征文优秀作品选

主编：李浙杭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的宁波,我的家/李浙杭主编-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8.1

ISBN978-7-5059-4941-6

I.我... II.李... III.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1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 760469

书 名 我的宁波,我的家  
主 编 李浙杭  
责任编辑 詹之燕  
责任印制 胡元义  
印 刷 北京图文印刷厂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发行部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4.25 印张  
版 次 2008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978-7-5059-4941-6  
定 价 1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承印厂联系



## 第一辑 我的宁波，我的家

创业在宁波	刘 颖	1
姐夫，你真行！	胡春波	5
宁波之缘	孙梅生	7
老田的故事	向 阳	9
我的大学	李双双	11
开心 TAXI	刑冠军	14
我的宁波，我的家	渔舟歌子	16
我与宁波的情缘	黄绍明	19
一个新老参半的宁波人	周 倏	21
女人来自远方	苦茶香	23
我的侄女婿	陈榴芳	25
化蝶	王 辉	27
望妻成凤	王远友	29
儿子来宁波	刘 颖	32
必然的幸福	凝 蒙	34
宁波，我的第二故乡	閔 薇	36
身处其中，我幸福着……	姚 平	39
他乡有爱	彭素虹	41

## 第二辑 宁波有爱

“格格”导游	晶 晶	45
血脉相连的一家人	叶姣娣	47
搬运工老彭	方名列	49
选出来的“领头羊”	陈志卫	51
我的农民兄弟姐妹	张大健	53
感恩父母	孙建宁	55
婆婆是个“新宁波”	梅 瑜	57
我的“车棚邻居”	顾 红	59
民工兄弟	关 岛	62
保姆小齐	叶喆斐	64
门房方师傅	周 雄	66
一个榫头一个眼	张仿治	68
文学民工	单保华	70
马路清扫工	忻元龙	72
外地修车人	励文英	74
退钱	岳长会	76
新宁波人“许三多”	王莞乔	79
从打闹到问候	陈惠琴	81
那个背影印刻着阿拉宁波人	龙福华	83

## 第三辑 幸福的新宁波人

生如夏花	彭素虹	87
漂在宁波	蔡菊香	90
一堂学讲宁波话的课	邬思嘉	92
军旅宁波缘	周洪超	94
幸福的新宁波人	陆春艳	96
我学宁波话	陈效平	98
他们令我难忘	徐凡芝	101
平凡人生	陈卫华	104
我的意外收获	姚红梅	107
在第二故乡义务执勤	冉腾飞	110
感谢宁波	杨泽君	112
一个新宁波人的回忆	姚凤菊	114
宁波汤圆	李 薇	117
我们的未来在宁波	何 萍	119
后记		123

第一辑

我的宁波，我的家



# 创业在宁波

七年前，我来到宁波，和许多刚毕业的学生一样，想在宁波寻份自己喜欢的工作。不能说我的经历一帆风顺，但经过七年的努力，现在我已经担任公司老总助理了，并负责全公司的人力资源工作。回想这七年多的时光，真是感慨万千。

我当初的工作是在宁波人才市场寻得的，岗位也是再普通不过了，名称叫储备干部。所谓储备干部，就是企业将你储备着，需要时再用你；到底要你做什么，那得看你的表现了。试用期的那段日子是再辛苦不过了，具体是与一线员工一起做产品。因此，在那段日子里，我们与一线员工同上班，同下班，干同样的活。记得当初一同进入公司的共有六位大学生，就在那段学习期内，其他五人陆陆续续离开了，离开的原因都是不愿吃那苦头。因此我在没有受到任何竞争压力的情况下，理所当然地成为了新建车间的车间主任，任命书下达的日期距离进厂时间也就三个多月。

试用期，多少人在这段时间内望而却步啊！很多人频繁换工作都是因为没熬过试用期。在我从事人力资源工作之后，就更深地体会到这一点。我经常要为企业招聘一些人才，也偶尔会到人才市场去招聘。看那人才市场内，应聘场次越来越多，应聘人员也是越来越拥挤，但凡一个岗位需求，可谓是应者云集，但同一个岗位，很多单位并不是第一次招聘，而很多人也并不是第一次参加应聘了。

那一年年底，我领到了来宁波之后的第一笔年终奖，800元。我当时就给自己立下规矩：每年领到年终奖后，都不要用奖金购买年货

或者外出旅游，要全数存入银行，作为新一年的学习基金，并且按计划开支，保证专款专用，可超支，而绝不节支。以此期望自己能在宁波不断成长。

第二年，我也就按计划开支了第一笔学习基金，买了一些适合自己的企业管理类书籍，也间或外出参加一些管理讲座，这些都让我获益匪浅。第二年的年终奖就增加了，确切的数字不记得了，大概是两千元吧，这让我更加增添了追求进步的动力，用于学习的经费投入也增加了，外出学习的时间也就越来越多，学习的范围也越来越广，自己从中也得到了进步，第三年就被任命为公司生产部主任。

几年时间下来，我从第一个岗位储备干部做起，到车间主任，到生产部，再到人力资源部，几年时间的积累，也算是为自己练就了“一身功夫”，甚至有同行企业想要“挖”我过去，这种感觉真好！

在这七年的时间里，我也有过一次跳槽的经历。但我并没有因为“高薪”的许诺就去外地的同行企业。我仍在宁波，我看重的是宁波良好的人文环境、企业发展的高速度和以后不需再跳槽的前景！

可以说这些年宁波的经济发展速度快得惊人，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宁波人才市场的变化。在这几年里，人才市场从当初的一周一市变为一周两市，再变为一周三市，然而依旧拥挤，今年春节调为一周四市了。同时其他性质的人才市场以及各区县的人力资源市场也应运而生，媒体与中介机构也越来越多，宁波正以前所未有的感召力，吸引着各类人才和劳动力不断向宁波云集。

在宁波，我学习着，进步着，快乐着！并且不断期待着！

# 姐夫，你真行！

姐夫是江西人，来甬任教已有十余载，加入我们的家庭已有八年了，八年来发生在他身上的故事还真不少……

随着上课铃声响起，同学们极不情愿地向操场走去。远远瞧见操场中央竖着尊雕像，走近时才发现他会呼吸，是个高大魁梧的男孩，一身运动装束，是我班新来的体育老师。大伙儿饶有兴致地开始打量，几个女生甚至窃窃私语起来：“帅呆了！希望是温柔型的……”只见“雕像”娴熟而又规范地做了个向后转，正面对着队伍，举起手腕定睛一看，传来震耳欲聋般的口令：“立正！稍息！”接着他开始宣读“圣旨”：“我姓曾，曾子杀牛的曾。对我形象，大家议论得差不多了吧！那好，我来说说对你们的初次印象，两个字——散漫。上课迟到4分29秒，想把操场当做商场？我的理想不是营业员！”同学们面面相觑，想笑却不敢吱声。“这节课，我们先来热身热身。男生3000米，女生1500米，成绩不合格的同学，放学后再补测！”天啊，有没有搞错，这也称得上“热身”？热身也得测成绩吗？“此法只应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闻！”不知哪个武侠迷竟蹦出如此妙句。大伙儿捂着肚子开始“长征”。

从那天起，我们便记住了这个新来的“曾阿牛”（金庸小说人物）。不过，上体育课迟到的现象便从此消失了，期末时也不再有人提着显眼的“红灯笼”回家了。

一个周末，我写完作业正想出去溜达，姐姐拽住我的胳膊神秘地说：“待会儿有个朋友来，你陪陪我吧！”“谁啊？”我试探着问。“到了不就知道了吗？”姐姐羞答答地嗔怪起来。没过多久，清脆的门铃声响

起，姐姐起身开门。熟悉的声音飘至耳畔，推门进来的竟是“曾阿牛”。老天，世界可真小啊！“干嘛目瞪口呆的表情？我又不是西毒欧阳锋，看把你吓的！”“曾阿牛”调侃道，笑容还挺灿烂的。“谁吓着了？我像是胆小的人吗？”我小声地嘀咕着。“说什么哪，快招待客人！”姐姐急忙埋怨起来。哼！还没出嫁，胳膊就往外拐！

我考入师范的那一年，姐姐打算嫁给那头“牛”，担任名副其实的“牛”太太。看她乐不思蜀的傻样，我也不好意思再挡道了，有道是：识时务者为俊杰也。母亲考虑到“阿牛”是外地人，千里迢迢来宁波又举目无亲；且如今的房价是芝麻开花节节高——几十万乃至上百万天价的房子，得折腾一辈子啊！于是，打算开个家庭会议，目的是让他们小俩口住家里得了，人多毕竟热闹嘛！我和爹也没意见。

原以为天上掉馅饼的喜事，肯定让“阿牛”哥乐得合不拢嘴，没想到我们还真小瞧了人家。“爹、妈，我已经在城里买了房子，付了七年，其余部分打算公积金贷款。暑期就去装修，正琢磨着和你们商量呢！”“阿牛”的话就是有震撼力，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二老大半天才回过神来，没等他俩开口，我便迫不及待地插嘴：“有我的小房间吗？哪天我逛街困了，顺便可以休息休息。”“这还用你操心！三室两厅两卫，暑期装修时，你也来帮着设计吧！”“这忙嘛，我最乐意帮啦！”一家人笑得前俯后仰。

刀郎的“2002年第一场雪”红遍大江南北时，“阿牛”哥娶了姐姐住进了新房。我常陪爸妈去光顾他们家，谁叫他烧的菜总勾人食欲，再说了，城里的小区设施先进、物业管理好，不去享受多可惜啊！

自从走上工作岗位后，琐碎的事情常缠着我，去姐姐家“享受”的机会越来越少了。这不，刚想打电话问我的小外甥女什么时候来外婆家时，姐夫像及时雨似的捷足先登打来电话：“明天是周末，你有安排吗？”“没什么事啦，你有什么建议？”“陪我们去看车，有兴趣吗？”“你们要买车了？等等，我先告诉爸妈去！”一个电话害得二老又激动得整晚失眠了！

时尚的福特轿车如火焰般充满激情，令人目眩。当姐夫驾着它缓缓驶进村子时，村民们的眼睛都像金鱼眼似的凸了出来。

姐夫，我想由衷地对你说声：你真行！

# 宁波之缘

我是一个老宁波，因为我在宁波生活了十多年。我又是新宁波，因为我的老家在贵州。

我1950年抗美援朝时入伍。当时华东海军初建，我分配到海军舰艇部队。1952年到了宁波穿山和舟山沈家门，参加过解放一江山岛的战斗。

以后我在舟山工作30多年，1992年退休。即将离开军营，何处安家？回原籍常州吧，父母已过世；就想着要留舟山，因为30年海岛生活实在难弃难舍。征求全家意见，我爱人说：“跟随你30多年，夫妻南北分居，离多聚少。我们退休后希望孩子在身边有个照应，大家好放心。”我听了颇觉有道理。这时，正好基地在宁波造了些房子，为照顾“老海岛”，我便调到了宁波企业局当顾问。1996年进了徐戎军休所，几个孩子在东海舰队，这样我在宁波定居下来。

刚到宁波时，宁波还是一个小城市，曙光路以北尚有一片稻田，药行街九曲三弯，江厦桥还未设红绿灯。可十几年后，宁波旧貌换新颜，三江六岸换新装，高楼大厦拔地起，大港直通海内外，新桥座座似彩虹。宁波的经济发展速度进入全国前十名。“文明城市”、“环保模范城市”、“中国品牌之都”、“最具幸福感的城市”等桂冠，一顶接着一顶，吸引着海内外游子和外来务工人员来宁波创业，也吸引着大批转业干部和离退休老干部定居宁波。

宁波地理位置适中、气候宜人、环境优越、交通便捷。我一家九口分三个小家，各有80—100平方米的住房。我们老俩口虽已年过古

稀，但手脚还麻利，便在曙光路开了个小书店，以传承文化、服务群众、发挥余热、改善生活为目的，以求做到“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获”。在退休后的生活中，我感受最深的是：每次乘公交车，年轻人总会主动给我让座。我骑自行车跌倒时，好心人争相扶我，还劝我：“老爷爷，小心些，别再骑车了。”我几次生病打“120”或“81890”，都得到了很好的急救和服务。

近年来，利用开书店的有利条件，我结识了许多读者和书友，其中有不少是海洋学校、宁波三中的老师、学生。一来二去熟了之后，他们有的还会带着爱人和孩子到我书店来探望我们，好像是自己的孩子回家来一般。后来我在宁波写《血战一江山》一书时，找到了 70 多名昔日参加一江山战斗的老战友，书店相会，战友之情溢于言表。我还编写出版了《寒梅录》、《寒梅缘》、《军事论文集》等四部著作约 80 万字，越来越感悟到“做人做事，创业攀登，跌跤爬起，继续前进，成功与失败都是幸福。”

2006 年，我被市关工委、江北区关工委等聘为宣讲团辅导员，对青少年进行传统教育，每年还把所得的奖金和稿费约 2500 元用于支助贫困儿童入学，心里得到莫大的安慰。我为我是一个宁波人感到自豪。

# 老田的故事

老田从安徽农村老家来宁波七八年了，在市郊从事蔬菜大棚种植。尽管他的户口还在安徽老家那边，尽管他讲的宁波话老是发音不准且不时夹杂着家乡方言，但在他的心里，他已经把宁波当成了自己的家。

老田刚来宁波时，找不到适合的工作，只能干些力气活。他做过清洁工，在建筑工地打临时工，还当过一段时间的“破烂王”。我认识老田，缘于一次工伤纠纷。当时老田在一家个私水泥制品厂打工，在工作中，他被一根掉落的钢管压伤了左足，企业主在老田住院治疗一个多月后停止支付各项费用，老田自然也就无法再继续治疗下去。无可奈何的老田瘸着脚找到街道办事处，正好是我接待了他。经过调解，企业主和老田协商未果，老田通过伤残等级司法鉴定，提起劳动仲裁诉讼，最后企业主向老田支付了后续治疗、误工、护理、伤残补助等各项费用共计五万多元。这让老田很是感动，他说这个企业主其实并不坏，在他受伤后立即把他送到医院，垫付了先期的住院医疗费用，还打电话通知他的妻子从老家来宁波护理他，给他的妻子支付了车费和护理费；只是企业经营得不太好，他理解企业主的难处。

街道郊区有一片荒芜的土地对外寻求承包种植，并给予优惠政策。老田得知消息后找到我，希望能把这片荒地承包给他。按说已经超过申请承包的日期了，但那片土地遍地碎石、杂草丛生，大概其他人不愿意接手，主动要求承包荒地的也只有老田，于是我把情况向领导作了汇报。老田顺利地签订协议，承包了这片荒地。这之后，老田把

全家都动员到宁波来了，对荒地进行一遍遍清理和精耕细作，搞起了蔬菜大棚种植，在农技人员的帮助指导下，科学培育，精心管理，规模发展，第一年就取得了较好的效益。老田一家把荒地变成了蔬菜大棚基地。种植的蔬菜瓜果一年四季源源不断输送到宁波的一些菜市场，为了方便蔬菜运输，老田还买了一辆货车。

在宁波生活的时间长了，老田对宁波也有了更多的了解。这些年，他看到了宁波的快速发展，认识到了宁波人热情、充满爱心的一面，对宁波有了感情，感觉自己已融入到宁波人中了。老田最大的心愿是想在这里买房子，把家真正安在宁波。

老田是个有心的人，年初，南方部分地区遭遇雪灾，老田以个人名义通过街道办事处向安徽那边的受灾地区捐款两千元。本来，他还想让他的儿子驾车运送一批蔬菜到安徽灾区去，但因交通不便，最终没有成行。这次四川发生大地震后，老田又匆匆赶到街道办事处，向灾区捐出三千元。老田表示这次要自己驾车运送蔬菜到四川去，他说着发音不准且夹杂家乡方言的宁波话：“宁波人有爱心，宁波给了我一个家，阿拉也是宁波人。”

# 我的大学

不曾想过我会与哥哥分得那么开。2002年，哥哥去了新疆，我到了余姚，中间隔了好几千里的路。那年，17岁的我开始打工生涯，哥哥圆了他的大学梦，去新疆求学。那时哥哥简直就是我的偶像，每每工作空闲，我就给哥哥写信，倾诉打工的苦楚及自己的理想，还有对哥哥的“大学”的向往。我甚至在信封上写地址的时候都要故意把“新疆农业大学”的几个字写得大一点，显眼一些，就是为了自己心里的恋“学”情节。

种种原因让我初中只读了一半就退了学。母亲因我退学的事而生气，有一个多星期没有搭理我。她不知道自己的心里也很难受。我很爱我的学校，我的老师，我的同学，但成绩的陡然下降让我感到深深的愧疚。没上过学的母亲认为不读书以后就注定不会有出息。我不服气，在家里把父亲的一套安徽历史人物丛书及邻居叔叔家的水浒啊三国啊都找来看，我说我这不也是在读书么！母亲又说，不在学校里读书，不去考大学就是没出息。当时我并不是很明白母亲所谓的“出息”代表什么。

2002年的春节刚过，我在以前装书的书包里装了几件洗衣服跟着小阿姨来到了余姚。小阿姨当时已经在余姚工作了3年多，租的住房是一间不到十平米的平房，里面既要烧饭还要住人。我还没说什么不好，小阿姨就已经看出我的不满：“在外不比在家，我们这已经比以前好多了，刚来的时候连床都没有，就是一条草席铺在地上睡的。”条件真的是好多了，因为有小阿姨的照顾使我在这个陌生的地方并没